



欠踹的背影

[日] 绵矢莉莎 著 涂愫芸 译

● 第一三〇届芥川奖获奖作品

● 史上最年轻文艺奖、芥川奖得主

▼ 比可怜或侮辱更粗暴的某种冲动……

上海译文出版社

欠踹的背影

〔日〕绵 矢莉莎 著

涂愫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欠踞的背影/(日)绵矢莉莎著;涂愫芸译. —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1

ISBN 978 - 7 - 5327 - 5524 - 0

I. ①欠… II. ①绵…②涂…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4929 号

KERITAI SENAKA

by WATAYA Risa

Copyright © 2003 WATAYA Ris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欠踞的背影
蹴りたい背中

[日]绵矢莉莎 著
涂愫芸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婧
装帧设计 颜禾

图字: 09 - 2011 - 05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46,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5524 - 0/I · 3237

定价: 2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6479808

孤寂发出鸣叫声，犹如高亢清澈的铃声，刺痛了耳膜，让我的心纠结起来。于是，我用手指将讲义撕成长条状，撕得又细又长，用纸张刺耳的撕裂声，来掩盖孤独的声音，不让周遭听到这样的鸣叫声，却也更彰显了我的疲惫郁闷。你们兴奋喧闹地看着微生物（苦笑）——这是叶绿体？水蕴草？啊！——我可不想加入你们，因为大家都已经是高中生了。我用眼角余光看着你们，漫不经心地撕着我的讲义，只觉得烦闷。

黑色实验桌上，撕得像长寿面般细长的纸屑又向上堆高了一层。越堆越高的纸屑山，是我孤独的时间凝缩

成的。

等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看显微镜，同班的女生们，在开心的嬉戏笑闹中，轮流看着显微镜。当她们走动或嬉闹时就会掀起漫天飞舞的微尘，在从窗户洒落的阳光中闪闪发亮，看起来好美。这种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想必显微镜也看得很清楚吧。显微镜的反射镜不断啪叽啪叽地将阳光弹回，灼伤了我的眼睛，我好想把黑色布帘全部拉起来，让理科教室一片黑暗。

“今天是做实验，所以，随便找位子坐，五个人一组。”老师轻轻松松的一句话，顿时让理科教室陷入不寻常的紧张中。没有一个人听到“随便找位子坐”，就真的随便找位子坐，大伙不是瞬间做缜密计算——五个好朋友凑在一起；就是不得不补足人数，寻找能相互对上眼的视线游移的同类，编组成一个集团。怎么样的视线会缠绕在一起，我用肚脐眼想都知道。现在是六月，进高中还不到两个月，恐怕只有我能将班上的交友关系做成相关图表，然而，我自己本身却不在这个图表中。连唯

一的依靠绢代都舍弃了我，害得我在老师问“有没有人落单”时，不得不悲惨地举起手来。早知道就用嘴巴响应了。眼睛四处张望，默默将手举高的我，看起来一定很像妖魔鬼怪吧？另一个剩余的人，也同样举起了卑微的手，显得好无辜。这一举手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在班上还没交到朋友的人，只有我，跟另外这个名叫蜷川的男生。

因为人数关系，不得不收容我跟蜷川的女生三人组，很理所当然地把剩下的颤颤巍巍的木椅子推给了我俩。正确来说，应该是椅子很自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她们特意分配的。多余的东西本来就该配给多余的人，这不是欺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就是那么登对、那么速配，没办法。椅子的靠背与脚部的黑色涂漆，已经斑斑驳驳，露出木头原色。橘色坐垫部分也被虫咬得千疮百孔，跟其他人坐的钢管椅比起来，简直老旧到没有资格再称为椅子。稍微动一下，椅子的四只脚就像咬碎马铃薯片般，发出啪啦啪啦的倾轧声。所以，我只能

悄悄地转动我的脖子，瞄着身旁坐在跟我同样椅子上的另一个剩余的人。

他避开老师的视线，看着膝盖上摊开来的杂志，打发时间。不，他没有在看，只是摆出那种姿势而已。因为他的表情黯然，没有特定焦点的虚幻眼神，从头到尾只落在同一页上。

每当班上同学开怀大笑，或老师要同组人合作素描时，我们就一岁一岁地老去。所以，不得不靠看杂志或撕讲义来填满空闲的时间，使尽气力防止快速老化。

可是，他有点奇怪。我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总之，一直盯着他看，就像咬到味噌汤中沙子没吐干净的蛤蜊，瞬间蹿起一阵突兀感。搞不清楚原因，就是觉得奇怪，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啊，对了，是他看的杂志很奇怪。封面是挑起单边眉毛，往我这里直瞄的女模特的大照片，标题还是“casual^①

① 英文，随意的、休闲的。

夏季小饰物 GO!”——这不是女性杂志吗？他看的竟然是时髦的白领爱看的杂志，而且，居然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敞开来。

真是败给他了。

跟敢在课堂上一个人翻阅女性流行杂志的男生相比，我的“撕讲义”实在太小儿科了。撕着没有用的讲义的我，只是一台人体碎纸机。他究竟知不知道，班上同学看到他这种行为，会觉得他有多恶心啊？

我两手抓着椅子靠背，屁股紧紧黏在椅子上，像蜗牛一样，连人带椅靠近他，把杂志看个仔细，没错，果然是女生看的流行杂志。穿着无袖清凉夏服的模特们，各自摆出了艳丽的姿态。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就在旁边，他还是弓着背，动也不动地看着同一页，呈现灵魂出窍状态。

“那种书好看吗？”

蜷川抬起头来，那张脸令我惊愕。好长的刘海：如同整瓶酱油泼洒在头上般又厚又黑的过长刘海深处，隐

约可见充满警戒的发光眼睛。因为看不见眼睛而凸显出来的半开嘴巴，露出排列不整齐的尖锐牙齿。蜷川不发一语，背弓得更加厉害了，他耸起两肩，企图避开我，继续看他的杂志，仿佛我完全不存在。我都已经移动位子来到这里，却被他如此冷落，这让我进退两难。只好从他后面，漫不经心地瞄着他看的杂志。瞄着瞄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

“啊……”

我见过这个人。初一时，我曾见过这个穿着紧身牛仔褲，舒服地伸着懒腰的杂志模特本人。在这个城市，能碰到模特这样的名人是很稀奇的事，所以，见到她后，我特别买了有她照片的杂志，指着她的笑容向班上同学炫耀。现在，我就像当时一样，用食指指着她的笑容。

“我在车站前的无印良品见过这个人。”

蜷川猛然转向了我。椅子的主人动起来，椅子的脚立刻发出碾碎百立滋饼干般清脆的声响。

“你看错人了吧？”

“不可能，她长得很像混血儿，我记得很清楚。”

她鼻子高挺，脸部线条如雕刻般深邃清晰，眼睛却是日本人特有的单眼皮，我绝对忘不了那张有个性的脸庞。

“我们市内不是有栋像西式建筑般的市政厅吗？她说她是来那个地方拍杂志照片的。”

蜷川深深叹了一口气，仿佛把灵魂都吐出了躯壳。随后，他一只手揪住前面的刘海，抱住了头。难道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蜷川、长谷川，不要玩哦。”巡视各组的老师走过来了。

“考试时会出描绘微生物的题目，所以，要调节显微镜倍数，把细部都看清楚哦，还有，课本第二十三页的放大照也要仔细看。”

老师离开后，蜷川把瞬间塞入桌底下的杂志放入书包中。然后，拿出课本，打开第二十三页，开始在课文中猛划红线。一行、两行、三行，整页逐渐被染成了红

色。我真不知道第二十三页有这么多重点呢。

“满江红了啦。”我颇感震撼地喃喃说着，只见线条突然大幅歪斜，蜷川的手颤抖着，墨水从承受强烈压力的笔端渗出来，在课本上形成圆形红渍，逐渐扩散开来。红色墨渍怎么看都像鲜血，我想我最好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我拿起椅子，箭也似的快步撤离，越想越气自己莫名其妙的同伴意识，还有行动怪异的蜷川。

回到自己座位时，堆积在桌上的纸屑山已经不见了，只有周遭地板上留下的斑斑白点。从窗户吹进来的风席卷了小山，把纸屑吹落了一地。我赶紧弯下腰来，可是，正要捡起时，夹带着理科教室水槽腥味的风，又从窗户灌进来，唳地把纸屑吹走了。为了捡拾四处窜逃的纸屑，我像青蛙般压低身子跳跃，跳掉了所有的疲惫郁闷，只觉得烦躁，做什么事都不顺心。

我把好不容易捡起来的纸屑通通堆放在桌子上，为了不再让风吹走，我赶紧趴了上去，像母鸟守护鸟巢般，

用手臂环抱着纸屑山，脸部被纸屑的边角搔得好痒。我将一侧耳朵贴在有毒味的桌子上，闭上眼睛，霎时，从桌子传来描绘水蕴草的铅笔芯透过纸面与桌面碰撞的叩叩声，震颤着我的耳膜。

除此以外，还有显微镜嘎吱嘎吱移动的声音、说话声和开怀的笑声。但是，我有的只是纸屑与静寂。虽然使用同一张桌子，这里跟对面却有这么大的差别。然而我知道，对面的那一堆人虽然开怀大笑，但也有他们觉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下课铃声唤醒了我。睁开眼睛时，一个白色东西遮住了视线，害得我看不见前方。原来，我在碎纸堆中沉沉睡着了，额头上还黏着讲义的碎纸屑。我眨了一下眼睛，被额头油脂吸住的纸条碰到睫毛后，无声无息地飘落下来。纸条掉下来后，我看到眼前有双眼睛——跟我一样把脸贴在桌上的蜷川，正用空洞的眼睛望着我。

那张脸微微显露出了死相，真的微微显露出了死相！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啦，你快点抄观察笔记，今天四点以前要交呢。”

“可是，我真的忘不了那张脸……所谓瞳孔放大，八成就是指那种状态，眼球黑到不行呢。”

“蜷川是日本人，眼球黑很正常啊。”

不是啦，我是说，他那双看似望着我却没看到我的眼睛，没有半点生气。假设人类是有生命电流流通的生物，活得越神采奕奕的人，眼睛就越灿烂明亮。这么说来，蜷川的眼睛就是彻底停电了。

“还有，蜷川邀我去他家。”

“为什么？”

“我也想问啊，他突然跑过来，让我今天放学后去他家。我抗拒不了他的眼睛就点头答应了，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他说不定喜欢上你了喔。”绢代说得很轻松，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连初中的朋友都抛弃我了，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这

样的人？”

“你又突然说这种话了。”

绢代难堪地沉默下来。说是难堪，可她好像又很享受那种气氛，把嘴角扭曲成猫嘴般的形状。

“对不起嘛，我临阵倒戈。可是没办法啊，多你一个人，我们那一组就得有一个人去其他组了。”

她说“临阵倒戈”时的轻率语气，以及耸肩的动作，惹恼了我。绢代上高中后开始化妆，眼皮上的白色眼影涂得太浓，一眨眼就会变成小鸟般的白眼。初中时那头乌黑的秀发，也染成了不会被老师发现的褐色，就是大家口中的“畏畏缩缩染”。

“什么临阵倒戈嘛，说得好像你很伟大。起码要说‘慌乱中抛下了你，真对不起’。”

我用手指弹弄着她用橡皮筋绑起来，像麻雀小小尖尖的尾巴般的头发。

“……慌乱中抛下你，真对不起。”

“‘抛下你’的语气太清脆响亮，听了就生气。接下

来说‘在紧要关头背叛你，真对不起’。”

“要开始玩牌啦，绢代！”

我回过头，看到正在教室角落向绢代挥手的死党们。他们之中，最醒目的是有点横向发展，一头乌黑长发编得像艺术品那么复杂的高个儿女孩。听说是吹奏乐社团成员，看起来的确很有肺活量，我想再大的管乐器她大概都吹得起来吧。她旁边的女孩，当其他学生都换上短袖衬衫时，还一个人穿着长袖衬衫，是个梳着娃娃头的“不可思议派”。另外两个男生躲在她们背后看着我们，一个是加入了棒球社，说起话来像小男生般搞笑、轻浮，视线却老胆怯地四处飘浮的瘦弱男生；一个是动不动就大声嚷嚷，耍流氓的男生。他们的体型、脸部气质参差不齐，就像一束绑到一起的各类杂草。绢代用娇滴滴的声音回答说：“马上来了。”

“没关系，生物课时我没理你，可是现在可以让你加入我们。你快点写完观察笔记，跟我们一起玩牌吧。”

“跟那些人一起玩？”我发出轻蔑的笑声。

“别再闹别扭啦。”

“我才没闹别扭呢，完全没有。”

绢代不理睬我，很满足地看着自己的小团体。

“我一直很向往男女混合的小团体呢。”

“的确是男女混合，只是看不出哪个是女生，哪个是男生。”

我快速画出了他们的肖像画，而不是水蕴草的细胞。一个人花不到五分钟，可是特征把握得极为清楚。画完后，我有点可怜他们，因为实在太惟妙惟肖了。我拿给绢代看，她默默笑着，把纸翻过来静静地放在桌上。她觉得好笑时，总会毫不隐讳地笑出来，我很喜欢她这一点。

“绢代。”

“什么事？”

“一个人说话，不管说什么都会变成自言自语吧？这种事不用说也知道，只是，难免有种凄凉的感觉。”

“我知道、我知道，光想象就很难忍受。所以，你跟

我一起加入他们的团体就行啦，走嘛，去玩牌。”

“不行，我们两人玩。”

“那就算了。”

绢代摇晃着头上的马尾巴，走向围着桌子又吵又闹的杂草丛。她为什么这么急着冲淡自己呢？浸泡在同样的液体中，完全放松自己，彻底与他人融合，是那么舒服的事吗？

我讨厌当剩余的人，但更讨厌小团体，因为从成立的瞬间开始，它就得靠不断做表面功夫来维系关系，太没有意义了。初中时，每当我们说到无话可说，视线便开始游移，为了紧紧抓住无聊话题，我们想尽办法炒热气氛，发出夸张的爆笑声，我觉得两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漫无止境。可能是因为我也参与其中，所以一眼就能看穿勉强挤出笑容的人。这种人通常会笑得很大声，却把眉头深锁，痛苦地眯起眼睛，而且嘴巴一定会张大到清楚地暴露出牙龈。把五官分开来看，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并没有在笑。绢代其实是那种觉得好笑才会笑